

泉石激韵

胡长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泉石激韵

胡长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石激韵 / 胡长斌 著. —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

(心灵鸡汤系列丛书之三)

ISBN 978-7-5613-3831-1

I. 泉… II. 胡… III. 文学评论集—中国—当代 IV. I55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453 号

书 名: 泉石激韵

作 者: 胡长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刘 凯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祝志霞

组稿校对: 木生石

印 刷: 遵义市汇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 —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831-1/I.386

定 价: 1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文里文外

《梦城》：社会伦理学的文学批判	(001)
《跑着生活》的当下状态及其他	(005)
悲悯情怀与批判精神	(008)
反讽的力量	(012)
呵喏一曲天地动	(016)
民间叙事中的文化守望	(020)
关于生存的质疑	(025)
为漂泊而歌	(029)
传说的诗意性诠释	(032)
雪豆：山地的精灵	(035)
探索无止境	(038)
立根于地 倾情于民	(041)
发现生活之美	(047)
品味快乐	(050)
守望敦厚	(054)

历史遵义 / 文化遵义	(057)
一部撞疼目光的“民间话语”	(060)
激情与理想的颂歌	(064)
“山河毕竟重文采”	(066)
心香一瓣为文学	(069)
贴合时代歌唱	(071)
报告文学的新收获	(073)
情浓于水	(075)
歌唱爱情	(079)

门外闲言

2 让诗歌回归人民	(082)
关于“文化自觉”的讨论	(087)
当下语境与历史文化	(091)
骨立天地	(095)
写作闲话	(098)
创作与评论，一对边缘化的同胞兄弟	(105)
关于诗歌的对话	(108)
走出“失语症”的窘境	(112)
《中国诗乡》与诗歌建设	(116)

述而不作

文学丰碑 精神坐标	(122)
-----------------	---------

红色情节 得“地”独厚	(129)
性情中人 性情写作	(134)
春天里的遐思	(139)
文学的春天	(143)

序 与 跋

走进蹇先艾	(145)
文学是富贵之外的事业	(149)
社会的标高	(153)
文章出于真性情	(156)
采撷一缕山原的精气神韵	(160)
文学的山原和山原的文学	(162)
写小说的感受	(166)
乱草荒径寻路标	(170)
从一条童谚说起	(172)

厚德载物

山原的独行者	黄 毅 (175)
胡长斌先生小说创作再论	黄 毅 (186)
为山民传神写照	龙圻成 (193)
始终注视着脚下那片乡土	石永言 (195)
序《大梦谁先觉》	何光渝 (197)
乡思国念 难能可贵	石 定 (200)

有胆有识因肠热	曾祥铤 (202)
杜鹃春声	万登学 (204)
对桥文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万登学 (206)

之巔论丛

《之巔》怪书怪有趣	过 伟 (211)
神秘真实的撞击力	袁仁琮 (219)
论《之巔》的山原特色	黄 毅 (223)
强劲的山原雄风	曾祥铤 (234)
山原在变革中的形形色色	石永言 (236)
《之巔》断想	王 刚 (238)
一方活着的过往今来	李发模 (241)
美妙迷人的山原魔幻	黄卓才 (244)
现代化与乡村建设	常 言 (252)

《梦城》：社会伦理学的文学批判

贵阳教育学院教授、作家袁仁琮先生的长篇小说《梦城》2007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最令人动心之处，就是质疑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究竟有多深，我们离现代化究竟还有多远，置身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城市和乡村，其中各色人等，曾让我们苦苦寻觅的一方“乐土”（即小说的题目所标示的“城”）究竟在哪里？

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城市和乡村就分道扬镳，所有的贵族气、学究气、富贵病、官僚嘴脸多产自城市，所有的小小心翼翼与惊惧神色，衣衫褴褛和菜青色的脸面就源自乡村。唐代伟大诗人杜甫鞭笞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可算是第一个严厉批判城市和乡村两极化的批评家。近现代及至当代，城市更加成为精英荟萃之地。它直接获得了左右乡村发展的生死大权，掌握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或解释权），更要命的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建立在乡村无穷无尽的付出之上。新世纪之初的头几年，我们提出了富有远见的精明之举，即多予少取，反

本文原载
2007年12月24
日《遵义日报》。

哺农村。因为乡村之痛成了整个社会之痛,乡村的发展滞后左右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梦城》选取“多予少取,反哺农村”为背景,从文学的视角解读乡下人心中的梦想之城:从乡下死里逃生到城里的禾妹,考上大学脱离乡村的谢灵,打工到城里的高里夸和刘桃花。然而,城市并不是像一些花里胡哨的文章所描写的那样是人间的天堂,是人类最为理想的安居之所;特别地,由于城市和乡村由来已久的偏见,管理上的无能为力,以及城市理念中的人文缺失,使这些进城的乡下人又一个个逃离城市。甚至连城里人吴剑因不满作为高官的母亲的分过分关爱,不满于生活在副省级父亲的影响下,也“逃”到乡下。

在这里,作家向人们展示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有多深、多宽?从吴剑的母亲丁中笑和乡下妹儿禾妹之间的冲突可见一斑。不管禾妹怎样表现自己安分守己,勤恳劳作,服务他人且心地善良,丁中笑始终心有芥蒂,处处敌视,必欲赶走而心快。是啊,城、乡偏见诞生了几千年,沉淀了几千年,附丽了太多的内容,双方怎能一下子消去成见,安融于一室呢?

诗经云: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从远古人类一直寻觅到今天,甚么地方才是我们安居乐业的乐土?其实,“乐土”从来就不是上天的赐予,而应该由我们的双手创建。世代生活在偏僻深山里的乡下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要在三岔建立新镇,让山里人圆一个作为城里人的梦想。

禾妹,一个很乡村的名字,在沙城出走之后,改名杨婉芝,一个很城市的名字。对禾妹来说,禾妹的经历就是一部乡村的苦难史,一部乡村面临社会变革的阵痛史。对杨婉芝来说,她为建立新镇所投入的一腔热忱,全部的心愿,就是一部乡村与现代社会接轨的社会演进史,一部乡村人演绎成当代人的心灵嬗变史。

《梦城》中的大多人物,几乎都夭折于社会的演进中,都没

能将旧有的心态调整到变化了的物事上。杨婉芝之所以成为那片地域中的精灵,成为我们的生活还有的美丽与向往的象征,就因为她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感知了太多的山魂水魄的托付;她决心用双手埋葬愚昧、麻木和不思进取,赶走贫困、贪婪;将那条丑陋的城乡鸿沟彻底抹平,让城市和乡村亲密相携,共建和谐。在这种类乎神话力量的感召下,作了州官的吴剑,成了小说家的谢灵,都惦出了肩上的重担,都感觉出手中那支笔的份量。

曾经,我们以为筑上高速公路,进入信息高速网络,将城多建一些,建大一些,让街道更宽一些,让霓虹灯更缤纷一些,让市政大厅更气派一些,让股票交易市场更热闹一些,让银行大楼更堂皇一些,让一些数据猛翻几倍,那末,我们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起,凡能提笔作文的人都是这样欢呼的。就在欢呼之余,就有人指出,我们的现代化,精要的东西是人的现代化。

的确,没有人的现代化,就像《梦城》中的那些纷纷掏钱从三岔镇购买了高楼的山民,还是不得不卖给别人,再回深山;就像高里夸,手握不明不白的钱财而挥金如土,仍然不能见容于城市,还因妒忌他人,采用不正当手段害人致死而吃上官司;就像作为三岔镇书记的赵当利用职权贪脏枉法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一样,他们虽然身处现代化的氛围,心却还逗留、徘徊在过去几百年前的状态中。

人的现代化似乎可以这样描述:心灵深处守望着良心、良知的底线,而求知的欲望却非常强烈,积极学习并消化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择善从之,不轻言满足了、到头了;善于从深厚的底蕴中寻觅精神的动力,将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遗产烙印在心,扬弃“物”的拖累,站在精神的高地,让文化的祥光照彻身心,经由双手的创造,捧出我们的快乐的家园。

《梦城》中的禾妹“出走”三岔镇,并谢绝县文广局长的职

位,走进大学深造,让自己从心理上再次接受文化的洗礼。于是,我们明白:《梦城》滴血般呼唤的人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人的文化化。没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站立不住的,就像《梦城》中禾妹的父亲那一代人,在人前永远站不直腰杆。文化不是简单的认字或一门实用技术,而是指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的依傍,灵魂的栖息之地。

其实《梦城》的厚重还不止于以上的评说。作为一部三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还有多重的解读意义。《梦城》描述了黔湘边陲一带乡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变革,变革之中乡村的火热生活,虽有心痛和扼腕之处,但主题的昂扬,主人公的奋进,让人深切的感受到沉睡了千里的山村,正在蜕变为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人间家园。《梦城》还可以看作是一部民族语文的文学读本,承载着民族的兴衰演进,灵魂的涅槃与再生。作家对民族地区寄予的那一份阔大的关爱,力透纸背;对各民族相携相融,相互依存,共建美好家园所寄予的真挚的祝福像甘霖浸淫全书。

此外,《梦城》中的吴剑和米切这两个人物同样值得深思。作为高干子弟的吴剑,是一位有主见的男子汉,他胸怀远大,肩负抱负,虽最终没能冲破高干的父母的安排和影响,但在吴剑身上,却集中体现了当代干部的公仆形象。作为法国携资者到贵州边远地区投资建设的米切,同样是一位敬业者和热爱生活的人。米切老人直接投身于乡村的生态旅游、人文观光建设,虽有坎坷,却矢志不渝,由此产生的冲击波不特对三岔镇,对读者亦有撼动心魄的感人之处。作家对吴剑,特别对米切含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份。而作家笔下的其他人物,特别是禾妹、汪霞、谢灵等人,深深地牵动了读者的情感。在关于禾妹的描述中,后来就写得太满太实,因而减弱了关于禾妹的遐思。不过,这些瑕疵难掩这部现实主义力作的深沉大气与厚重。

《跑着生活》的当下状态及其他

——试论冉正万小说文本的“扩张”意义

《跑着生活》是冉正万的一部中篇小说，又是他去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书名（1999年10月地质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讲述了大多数人的“当下生存状态”。下岗工唐小岩为了生存，找了一份公墓推销员的工作；既为推销员，便没有坐在办公室的道理，便只有“跑着生活”了。文本似乎想以唐小岩跑着生活的个案，概括大多数人的当下状态。“跑”中包含着身不由己的无奈，孕育着改变自身处境的迫切，以及在追逐市场经济潮流中的沉浮状貌……

文本中的唐小岩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摒弃了孔乙己的迂腐，他老老实实地为生存奔跑，该真诚时就真诚，该捞钱时就捞钱。他是生活在底层中的人群中的一员，其姓氏也可以忽略不计，他可以是张小岩、王小岩……正和我们没有甚么不同。具有意味的是，下岗工唐小岩的发财，与他能写几篇文章发表无缘；恰恰“发”在另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的一场火灾上。有了火灾，就有了亡灵（如果不成亡

本文原载
2000年第3期
《今日文坛》。

灵,就有可能成为下岗工),有了亡灵,唐小岩的财运就到了。这似乎很残酷,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小说文本传达的信息便逸出了小说本身,像幽灵飘浮不定弥漫在传播层面,让受众或思索,或蚀解,得出各自的异样的感受。——冉正万小说文本的“扩张”意义就此显山露水。

活人靠死人养活,便见出几分不大顺意的情绪来。而天都山公墓只是一个村办企业,村长自然当上了“墓头”,大把大把赚钱(未必将钱交给了村民)。唐小岩心安理得为墓头打工,接受墓头的残羹;只有当墓头完全瞧不见唐小岩的工作努力时,唐小岩才坚决离去了。活着的人尚且不易,死者就可以安宁么?天都山公墓“像地震一样,半山上裂一条米多宽的地缝,沿缝的坟像开花的馒头,有两座坟的骨灰盒都不知掉到甚么地方去了”。原来有一个公司在矿管局的默许(收受了人家的诸多好处)的情况下,不要命地掏空了天都山。呆在天都山的亡灵们压根就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归宿将是永无天日的破败煤窑!

活着不易,死者不宁。盛世危言,动人心魄。冉正万似乎注重于这样的一种文本扩张:将所有沉重的话题消解成龙门阵,想到那扯到那,想给人一种散步式的“轻松”。这就解构了传统小说的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还原成生活的真实(不必是完全的真实)状态;这种“真实状态”便与人们发生了认同关系,产生了小说文本与接收者之间对“当下状态”的某种默契,发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消蚀一切既成的章法,便是担系着风险的创造。如朦胧诗之于自由诗(与格律诗相对),王朔小说之于传统小说(非指“堕落”的王朔及其媚俗的电视剧),都是为创造性工作提供一种前提。冉正万的小说文本,无疑为当前黔北小说注入了活力。但冉正万小说文本还有传统小说的影子,还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伦理判断,在探索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这部小说文本最“唐突”的事件便是婚姻故事。

未下岗前和下岗在即而又与中国地质文联签约为合同制作家的唐小岩暗箱操作,与妻子解除了婚约。文本传达的信息是:不如此唐小岩就得不到精神上的解放,其妻亦得不到物欲的满足。文本揭示了“当下状态”下的男男女女,其婚姻的基础已然不再是道义与责任,而是物质唯一了。以物质为基础的一切(包括价值认同,目标选择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文本幸好没有说明,而一切的意味又在未说明中。更为有悖于文本所张扬的探索意义的是,唐小岩的前妻之妹走进了唐小岩的生活,一个曾经受到唐小岩资助读上卫校的农村女孩也点缀在唐小岩的生活之中。唐小岩的“胜利”似乎得力于他的文化人的身份。文本似乎小心提示人们:世上还是真才实学好。但这样的小心对于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而言,不是小得可怜就是在数票儿的当儿谁有耐心去听一种陈词?才与不才,学与不学,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市场经济只有鼓足所有人的欲望,才能一泻千里奔腾向前,将一切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裸陈于两岸,任人评说,而它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冉正万的聪明在于他没有在文本中点出唐小岩离异之妻的“幸福”或者“痛苦”,才使这个婚姻故事在文本中勉强可以存在下去。

冉正万小说文本不拘泥于甚么。他只想表达一下他的真诚,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没有甚么拘泥也就没有甚么忸怩作态,有了真诚才有了小说在空间与内涵上的拓展。冉正万小说的长处就在这里。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了“晚晚生代”作家作品,真不知道评论家们是怎么弄出一个近似“文革”中的“最最式”的帽儿出来扣在几个年轻妹儿的头上,炒作热点的。相信冉正万也不必去学那几位妹儿对自身胴体如数家珍般的嚎叫,而是脚踏实地,关注脚下的热土和大多数人的当下状态,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小说文本的扩张工作,为黔北小说的新一轮发展留下自己的探索的足迹。

悲悯情怀与批判精神

——再论长篇小说《桥溪庄》

当代青年作家王华来自基层,对百姓的生死,人间的疾苦感同身受,所以她笔下的人物都是挣扎于底层的不便为外人道的小人物,抑或被主流社会遗忘的边缘群体。2005年当代第一期王华发表的长篇小说《桥溪庄》,以恢弘的大气展现了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以近乎“残酷”的白描将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无望的苦挣,面临绝种的疯狂展示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浸淫作家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惊世骇俗的心灵震撼。生活在桥溪庄的人群没有身份特征,他们既非城镇户口又非农村人口,城市福利抑或农村关顾均与他们无缘,他们是一群社会生活中的零余。既不满意于土地的束缚,于是他们走出乡土;又无法挤进城镇,享受不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于是他们守住一截公路,给一家厂子打工,散落于斯,形成桥溪庄。

由于环境的污染,生存状态的严酷,以及与传统断裂之后文化的缺失,演绎成生态灾难。有形的灾难见诸工厂的黑烟熏黑了天空,

本文原载
2005年8月7日
《遵义日报》。

李作民的妻子因此常年患病于床,夏天不下雨,冬天不见雪,男人死精,女人怀气;无形的灾难便是灵魂的畸变。为了拯救桥溪庄,桥溪庄人将人口的振兴寄寓于观音庙,希望破灭之后又寄托外地女人能够带来生殖的繁盛;面对绝种的恐慌,桥溪庄年轻一辈带“雪”字的人吃上中药,让整个桥溪庄在苦涩的药味中更见沉沦,之后便是人性失常,疯癫乱伦,演绎成一幅人世的绝版辛酸,“乡村的苦难寓言,人间的生死传说”(《当代》卷首语)。

在展现桥溪庄的绝版辛酸中,作家的悲情与悲愤得以发挥到淋漓尽致。作家对桥溪庄人寄寓了满腔的深情,他们善良、正直,总想把日子过得滋润一些;他们美丽、勇敢,总想把日常生活弄出一些亮色。“我为甚么眼里总有眼泪,因为我对他们爱得深沉”(艾青语)。眼见桥溪庄人的麻木、愚昧,以及唯利是图,不顾性命的粗陋与畸变,作家以滴血的心情毫不吝啬地将之一一展示,“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鲁迅语)。

作家满怀恨爱(爱之愈切,恨之愈深),以悲怆描述了边缘人群自身的不幸,社会的不幸,将《桥溪庄》写成当代乡土美学的范本,于是《桥溪庄》获得了恒远的生命力,其文本获得了无限的丰富性与扩张力,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得到不同的启迪,一百个读者就会产生一百个见解迥异的阅读效果,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将自问:这是为甚么?!纵然铁石心肠,也会在心中怦然一动:啊?!

这就是悲剧的力量。作家只有满怀深情,以恨爱交炽,去反映我们的父老乡亲,追寻人的精神遗失何处,探究人的生存状态,以百姓之一员,站立在文学巨人的肩膀上,仰首问天,低头抚摸一回土地,将奔腾如火的真情,浇灌在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定会结出不朽的文学硕果。

文学,特别是小说,是作家思想的外壳。其思想的精髓就是批判。抽走批判,就是抽走思想,作品就会变成一团活肉。有肉无骨,绝难站立。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充盈冷色的氛围,以

冷峻的叙述,略带调侃的反讽,揭示出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边缘人,是整个社会以城市为价值取向,以城市为中心急剧扩张与膨胀的必然产物。多年以来,文学故意冷落边缘。虽有《拯救父亲》等一批小说的问世,但这样的“拯救”以城市立场出发,以城市和乡村之间巨大的反差(主要着眼于经济)而引发的一系列尴尬事件为作为民工的“父亲”唱一曲咏叹,缺乏批判的深度。

而长篇小说《桥溪庄》的意义在于,作家超越了乡村立场抑或城市立场,站在人类立场的高度,以人类特有的铺天盖地的悲悯情怀,关照桥溪庄人的生存,成为当代作家零距离反映生活底层,描写边缘人当下状态的发轫之作。这里特别强调“当下状态”。因为“当下状态”的文学大多沦为“伪文学”,只见纸醉金迷,为恶俗张目,不见苦难,多为肚脐以下,文学之于人心灵的滋养,性情的陶冶在充盈泛欲的恶腥中一点点消蚀;还因为“当下状态”的底层与民间缺失“话语权”而被“众声喧哗”中的拒绝崇高,肢解经典,粉饰太平,称颂权贵,戏说历史,推崇奴性等喧声追撵到人们的视野之外,文学之于人精神的寄寓,文化的传承在一片虚假繁闹中被一点点荡除。伪文学无限夸大泡沫之上的那一朵浪花,有意遮蔽泡沫之下的人间民瘼,鼓吹人品的矮化,人格的软化,人性的泛化,人道的野蛮化;甚而至于以至于把汉奸也吹嘘成文坛高手,捧上云天。

而长篇小说《桥溪庄》保卫了文学的品格。在王华的笔下,桥溪庄是一个冬天不下雪,夏天不下雨的村庄,一群既非城市居民又非农民的边缘人群生活于斯。没有雨雪,就没有滋润。这里所说的雨雪应该包含自然界的雨水,更应包括能够滋润身心、悦人性情、使人安身立命的所有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人在没有雨水的沙漠无法生存,人在没有人文的关怀、文化的蕴藉的村庄同样无法生存。这就是《桥溪庄》的悲愤所在,深刻所在。

桥溪庄人守候一条公路,靠给工厂打工生活。由于缺失人文关怀,他们既为污染所害,又困于传统与现代断裂之后的衍